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文海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一冊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6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服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廣仁品十八卷(二)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今古鉤玄四十卷

〔明〕諸茂卿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廣仁品十八卷(二)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仁品二

集無卷數》提要

敘

嘗謂古來命世之傑無不以奢淫自處。魏武末命猶使向帳作伎而郭景純通人至惟恐酒色用之不盡彼其識畧豈真出儉務下而何至區區議報如韓魏嚴鄭兩公爲世所羨歎殊科者耶獨不聞義學之訓

叙
坊
活

乎。如來明覺妙心括山河器界若於陶家輪於掌中何事不可設教而獨借媱室立言且指爲根本無明發揮十二類生皆從此出若示人凜不可犯者蓋梵網律儀若此其嚴也而傳大士化身彌勒則又於媱房中覓之何哉逆行菩薩於開遮二戒總

如吹光割水世法中女魏武諸人是也乃

若書生本如貞女修潔自嚴自是當分即

議報而後飾行猶晚也况侈口過誅自招

嘗禁惡耶或情不能平未堪即遣聖人原未

坊淫坊淫特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深淺之間自

有津筏耳余與小有皆惑溺於名色二根

叙坊淫者正性難剗時復追悔過涉滅頂不謂小

有已先余有戒心見此篇也瞿然避坐起

敬顧世間聰慧男子勿高議淫豪以躁狂

自械古來躁狂如阮步兵其於鄰女猶如

此況才不逮步兵者乎草弁以當訟過

芝蘄社弟袁素亮題



仁品

淮海李長蘅小齋

楚譚元春大真

袁素亮公零翁

坊淫警訓

儒教坊淫

風憲

伊誦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之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之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廣仁品坊淫警訓

比頑童特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容止

月令曰仲夏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二至

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首欽定心氣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生蕩君子齊戒處

必掩身欲寧去聲色者欲安形性

墻茨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蕡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墻有茨不可襄也中蕡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墻有茨不可衷也中蕡之言不可情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禰然於宣姜故詩人作此以刺之

精忠

左傳云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葬從己氏焉胡傳云男女人之大欲有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

廣仁品

坊津警訓

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躁無不爲矣故無入使于國之意惟己氏之欲從夫以志勿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赦何誅使後人爲繫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大罰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禽其色也食色爲淫物

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蠱惑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淫六生病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蓄則爲害害之則爲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吾不

廣仁品

坊津警訓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尤物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點點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慄無饗忿賴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

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愛氣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以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謂三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也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也而與天地同節矣

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洞秋而堅冬義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冬歛之藏

廣仁品

功淫警訓

醻壽

董仲舒曰壽者醻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醻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醻于不久

移人

魏敬宗之后爾朱榮之女也敬宗被弑齊神武納爲小妻後神武有二女皆爲皇后一降爲彭城王妃一降爲楊愔妻神武薨子澄烝于蠕蠕公主洋欲烝爾朱太妃不從殺之澄逼姦洋后李澄死洋與澄后通洋死湛又

家法

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呼二人責限爲相公買妾公不樂然輒逆上旨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白公以銀易之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隱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隣人如此

妃嬪有色者皆掩有之見於史傳者如石如清如余如吳皆是也後臨川王宏以帝弟通於帝女永興公主臨賀王正德通於其妹簡文之女溧陽公主以殊色爲侯某所溺蕭氏之家法自武帝爲作俑也

胡婦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嗚呼縮背出面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廣仁品

功淫警訓

醻壽

董仲舒曰壽者醻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醻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醻于不久

移人

魏敬宗之后爾朱榮之女也敬宗被弑齊神武納爲小妻後神武有二女皆爲皇后一降爲彭城王妃一降爲楊愔妻神武薨子澄烝于蠕蠕公主洋欲烝爾朱太妃不從殺之澄逼姦洋后李澄死洋與澄后通洋死湛又

無禮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追晚公使老兵呼此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人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今實未嘗往也

自警

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蒨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

郵亭

陶穀使江南崖岸高古韓熙載謂所親曰此人非端士爲驛子女擁篲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遂失戒作郵亭詞數闋後數日李主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乃出弱蘭使歌所贈詞穀大慚

息誘

將希魯知成都有名妓陳鳳儀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宴必與以此招謗聞于朝廷及潞公爲代頗懲其籍雖

妓女滿前未嘗一顧偶因宴客襟紐忽脫鳳儀從傍上

之公轉眄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覩人時耶自此意懶

謗語復聞于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之公皇懼張少愚白公曰聖從前在漢州有營妓善舞聖從問其姓曰

楊臺柳也因題詩於帕命妓作竹枝詩歌之此可見其

守矣公曰姑密之聖從至果嚴重潞公宴次迎營妓雜府妓中侑酒使歌前詩聖從大醉又聞于朝廷及歸不

廣仁品唐荅七

復引見潞公謗息

敗守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令司諫韓璜往廉按王憂甚有妾故錢塘娼也曰璜卽韓九舊游妾家最驩飲妾當有以敗其守旣韓至玉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韓踧躇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皆淡粧詐作姍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音所贈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在此耶卽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三不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在妾家善舞今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不知所以卽索舞衫金抹粉墨踴躋而起忽跌于地王亟

命扶掖歸舟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愧難自容卽解舟還臺不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失仙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李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碁聲舉頭視之見二人坐於木杪對奕退夫大喜亟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及廣仁品唐詩警訓

八

顧二仙已失所在退夫大悔事已無及

心疾

鄭子元有心疾輒昏憤如夢聞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此疾原于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感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水不至下澗可以上交於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着鞭

唐司空圖詩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爲乘危自着鞭

自抑

楊誠齋善謳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逃席

一友人曰人生世間譬之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時而死或戲之曰獨不見有逃席者乎友曰畢竟少無何此友暴卒

廣仁品

唐詩警訓

元

程伊川先生以忘身徇慾爲恥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

於盛年

斷慾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上蔡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

絕慾

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安世絕慾三十奉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

淡慾

太倉張翬年九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淡則慾心節賴此術也

讀文選有悟

任惠平老康強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而山梓川舍珠而澤媚是也

鬼不敢見

李吳曰陳述古多欲爲鬼所侮吾絕欲久矣故鬼不敢

廣仁品

坊注警訓

見非有他術也

木空

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汝此中有一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打破

胃嵩少曰諸惡業中貪色一開最難打破虧夫俗子色心難斷意械不工顯暗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

雅擅風流侈標逸行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謀纏綿則托於戚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種更滋機關不上千般流毒直兼數世嗚呼人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印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倣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浮觸目警心吾所望學士文人者百倍於庸夫俗子矣

廣仁品

坊注警訓

藥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從而藥之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愈疾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不淫報

人種天知

溫州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於一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爲具召飲酒半醉入睡、令妻出陪告曰、我夫以君多男、使妾冒恥求種、如得男、所積皆君有也、某愕然驚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土、竝不畱、盼妻叱婢啓門放客、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彩幡上皆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丙辰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廣仁品

房澤學訓

士

貞心匪石

姚三芷、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常窺之下、岸然不傾、一日曬履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印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讀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下女聞之、大怒、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諱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天地鬼神

信州林茂先、才高得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女厭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豈法

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以汚我、婦慚而退、茂先笑舉登第三子皆登第

曹鼐不可

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明經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繁劇職、自効改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絕、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何犯乎、取岸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庭對策、忽蹶一紙墜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

元及第

廣仁品

房澤學訓

士

事動太清

羅文毅公倫、計偕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狀元屬予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動太清矣、羅因憶昔曾拒奔女於樓、夢當不妄、及廷對果奪標焉。

束書歸田

鄭公鋼、字德新、長洲人、爲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於富家、主婦窺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廁其足、問何爲、曰、娘子欲爲君作鞋耳、鋼正色叱之、卽來者歸。

田鄉貢典教泰和彭侍講教曾學士彥皆出其門狀元及第餘成名者甚衆合辭薦于朝

勵操客齋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其賓館有小婦絕艷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第一人

鄰女徙居

會稽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赴省試有鄰女夜奔公三

周子占

二日坊江警誨

古

○○○○○○○○
却之遂徙居無何榜眼官大宗伯

意薄相如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

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縕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
風清月白夜悽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
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
登進士官至叅政

登第娶瞽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歲五年登第及歸則女已雙瞽

予瞻雖長者此元氣微庶人之後生多矣

死庭式哀哭良切時蘇軾爲太守慰諭之曰余聞衰生於愛愛生子色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庭式曰某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衰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指者皆可使爲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俱爲顯官

廣仁品行至警訓

古

還三處女

程彦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封鎖置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彥賓曰旄節事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顯官

愛妾歸家

元張廷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叅議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語乃其父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將

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歸。廷璣曰。汝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在裝。書券還之。

不爲亂階

褚彥回宋文帝時爲吏部郎。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戢。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駢馬一人。大不均。帝爲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彥圓貌美。亦預班列。直宿西上閣。主夜就之。曰。公豈如我。何得無丈夫意。彥回不移志。曰。不敢。首爲亂階。帝聞重之。立召大用。

還妾助金

廣仁品

坊 洪 警 詞

韓魏公琦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姬。張氏有殊色。參成張忽泣下。公問之。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部使者誣劾敗官。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活兒女。公憫之。遣張持錢還舍。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自汝郡歸。我張欣然去。郭後得昭雪。調任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向者錢費。應盡。卽取券來。仍助二十金之官。可善紀兒女。張感激涕泗。百拜而去。後封魏郡王子五人。皆縣官。孫孫住宦不絕。

前堂夫人出見。而召之。旋跪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卽賣併家兒也。嫁兄相公少房。華繼正室。秋毫皆君致也。弟恨無山報德。今幸相逢。首爲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儀州英事

黃靖國爲儀州判。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儀州有一美事。汝知之乎。黃云。不知。更取簿示之。乃騎士薛從志。曾往華亭一貴家用藥。其妻李氏欲私之。從志力辭。

廣仁品

坊 洪 警 詞

不可。李不能強而去。今奉上帝勅。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靖國得還。召從志語之。駭曰。初適有此事。亦偶然耳。卽妻子未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厥後子孫果登第。

帝賜官錢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不愈。其妾俞氏。召澄看脉。引於密室。耳語曰。良久久病。與賣始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語。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此相汚。不惟使澄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

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俞氏慚感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

不犯非禮

費樞蜀人也計偕入長安至旅次日晡時一婦人前訴困苦曰京師某里販繒人女嫁後夫死貧無以歸願浮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父來迎邀訪得其父語以女狀文涕泣謝曰疇昔夜夢神告汝女將失身於廣仁品

如夫人
始今相處為美稱而本不爲也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無德以堪之受之不祥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淫報

美物不祥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廣仁品

場淫言謂

于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公七日不殯出流出尸

宣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褶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後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躬而殺之二子奔楚

陰律

政和間吳公路被掘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數囚皆是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印秉筆依律處判既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廣仁品功淫警訓于世

撻淫

鄭虞生少美有丰姿而善淫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感病死

族誅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亭夜深有一女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字始蓀本廣信縣修理人少孤且寡不能自振有雜繪帛二十疋及婢一人貨牛車一乘往旁縣賣繪到此亭外值日暮不敢

行因卽留止亭長龐壽操刀持戟欲污妾不從壽卽以刀刺妾立死又殺婢埋樓下妾死痛酷無訴故來告使君敞曰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綴猶未朽也掘之果然乃捕壽拷問具服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蓋千載罕有請皆戮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紅袖招搖

張寶知成都有華陽李尉妻貌擅美蜀中寶欲私之偏

廣仁品

功淫警訓

託尼姑好子密諭此意久之妻亦有心而李尉適以敗敗寶因劾奏送獄根勘寃嶺外死于路寶厚賂尉母強委禽焉權樂不捨無何妻病恍惚見李尉在傍未幾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于上天且乞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輕出必爲所執偶幕坐遙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乃尉也殿且罵曰你這賊子不以紅袖招搖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卒

趙重陽

常熟直塘有錢外郎者，險人也。里中有婦曰趙重陽。

色美，錢慕之，以其夫貧可餌，貸錢販布，商于臨清，錢遂與婦通，豫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遣之後，遣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夫慚且怒，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爲盜殺之，族人知而鳴于縣，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于獄，自是數月无旱，桑通判民憚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

趙重陽獄未決，耳目告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嚴刑欵服，少時大雨如注，閩縣歡呼以爲神，錢遂訴之上官，廣仁品功，汪警訓。

移獄于府，又訴于朝，下南京法司錢賂津要內援，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

琵琶絃

嚴武少與一軍使隣，軍使女頗美，武竊愛之，百計誘至，遂與俱遁，軍使詣闈進狀，詔出收捕，武懼，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沉況水，以無獲幸免。及在鴻臚，病見女子，在前責曰：從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君縱置罪，勿捨我，可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于上天，則在明日，或漸瘳，尚期明果卒。

二女榮至

浮梁邑北，崇明三隨父宦瓊崖官舍，與李指揮宅，同二女俱有色，明三通馬及歸，潛携二女舟中，將渡，船追急，明三計窮，亟推二女死于水，後十年，明三被殺，其孫歸者治之，投刑小愈，是夕，孫夢捕魚于里之海水中，二女立焉，禮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爲張某消磨，子何不歸乎？曳孫入水，孫驚覺，汗背誦且語，明三猶悔歎曰：吾至矣！

猶悔歎曰：吾至矣！

猶悔歎曰：吾至矣！

廣仁品功，汪警訓。

西

唐李登年十八，爲鄉貢首，後年幾五十四，屢不第。一日齊沐詣葉靖法師乞入冥勘之，諾。自蜀梓童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吾當爲汝叩之一。日上章謁而問焉，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上帝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歲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竟隣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察其父張澄于獄以此，累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成童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